

## 单身汉董进步

### 一

男人多不经老，董进步除外。他二十岁时是二十岁的样子，三十岁时还是二十岁的样子，四十岁依然，唯有该死的谢顶泄露年龄秘密，发际线年年后退，如溃败之军，一道道丢失防线。不到四十岁，一头黑发已溃退为弯幅显著的下弦月，附着于后脑，尖削头顶暴露出来，干脆剃了光头。

秀发浓密时，他实在是个俊秀青年，鸡心领T恤加牛仔裤，谁看了都要眼睛发亮。以温和笑容遮掩心中自恋，但读书时代功课不好，勉强挂在中等尾巴上。他自认为是遗传缘故，他老汉大字不识几个，早年在皮房码头一带拉平板车糊口，后来进了市中药厂，搬运大麻袋装的中药原材料和各种容器装的中药成品药，没走到六十二岁，撒手前留下一句话：存折留给老么。

老么就是董进步。他是他老汉董长水三十五岁生的，也是董长水唯一的亲生子。

他母亲倒是顽强勇敢地一直活着。老太太结过两道婚，第一任丈夫患水肿病去世，说白了是饿死的。说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，老太太心有余悸，一辈子习惯在柜子深处藏一坛大米，其间变换过花样，比如饼干和罐头，最后还是回归大米。第一任丈夫留给老太太一子一女，即董进步的哥哥，哥哥姓刘，没改姓，老二刘建设，老大刘红霞，念书都只念到初中毕业。

刘红霞十六岁时，下乡去了三百公里外的纳溪乡，种果树，种水稻，挑河沙，一封信寄回家，要将近一个月，漫长的时光旅途揉皱了信封，也揉皱了信上的字句。信件通常由刘建设念给全家听，刘建设以平板嗓音，任意跳过不认识的字眼，或胡乱读出拿不准的词语，干巴巴念完了事。董进步对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记忆深刻，姐姐描写夏季里的苍蝇，知青们坐在农家院坝吃饭，密密麻麻的苍蝇蜂拥而至，盘旋于人头和碗盘之上，好似“庞大的兵团”，与筷子争夺缺乏油水的食物，前一秒被赶开，后一秒又俯冲而下。阵阵俯冲的苍蝇队伍，远看就像混乱的黑色激流。

老妈在乡下待过，老妈说，“乡下我知道，苍蝇多，虻蚤多，臭虫、蚊子、耗子都多，霞女子受罪哟。”

董长水说，“我住皮房码头的时候，虻蚤也多。”

“虻蚤啥样子的？”董进步问。

董长水说，“丁丁大，核桃色，跳起来多高，

背上有硬壳，力道轻了捏不死。”

“它吃啥子？”

“吃血，吃屎。”

刘建设读完初中，在家晃荡了两三年，他渴望骑上继父的自行车到城外打鸟，那辆吱嘎作响的笨重单车，是董长水每天不离的上班用具，破旧却贵重。刘建设因而常常徒步游逛。有一次，他和同学谢矮子，竟然来回步行五十多公里，到了龙泉山，回来时天已黑尽。守在巷子口失魂落魄的老妈，举掌狠抽数下，儿子带回两只灰山鹑、几只碎了一半的鸟蛋和一包野果，老妈没按原计划，回到家拿扫帚再度行刑。

府南河那时还叫锦江，缓缓流淌的锦江，在城南早已不存在的南门外皱了几皱，皱褶处，生出芦苇荡，野草丛，藏着无限生机。那里是刘建设不时造访的乐园之一，也是他平淡乏味的漫漫人生中，最受震惊的一幕的发生地。午后天空灰扑扑的，太阳隐身灰雾般的云层后，全心全意制造热浪暗涌的蒸笼，草丛苇秆凝固

不动，像是热得发了昏，又像打瞌睡盹着了。刘建设额角淌汗，轻手轻脚绕过簇簇草丛，追踪一只飞飞停停、满腹心事、叫不出名字的飞禽。草丛矮下去，一圈秃斑样的矮草地进入他视线，与此同时，一番景象也令他呼吸骤停。一个陌生男子，双腿叉开立于矮草地中心，裤裆解开，面前一条人立大狗，大狗前腿搭在男人腰间，后腿直立，与男人亲密互抱。刘建设看到男人侧面，对其龇牙咧嘴之表情过目难忘，而对方俯首凝视狗头，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古怪声音，狗也发出呜噜呜噜的怪声，肥厚狗舌吧唧吧唧舔着男人两腿间一条通红的玩意儿。

刘建设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却本能地感到巨大恐惧，转身奔逃，可恶草根绊他跌倒，扑倒在地的一刻，他强烈感觉有响尾蛇从身后扑来，几乎听见蛇信子的哧哧响声。爬起来再跑，把心脏跑成一面咚咚战鼓。从此再不靠近那片野地。

十七岁，刘建设有了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，跟着邻居汪叔叔，去七八公里外的河里，

用篾筐捞鱼，战利品是大小草鱼，鲢鱼，鲤鱼，偶有肉嫩少刺的黄辣丁，三角蜂，老妈以泡椒酸菜烹饪，美味无比。

眼看十八岁轻快滑翔而来，刘建设仍然工作无望。一般而言，家里有成年而找不到工作的孩子，父母又没啥本事的，只好自己提前退休，把工作交给孩子顶替，传承一只饭碗。董长水却不想退休，他这份工作，心里打算给小儿子留着。董进步刚满十二岁，但总有一天要长大，要工作。做母亲的也偏向小儿子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大儿子从小死了亲爹，童年凄惨，困难年间瘦成皮包骨，饿哭时还得承受她愤怒的巴掌，十一岁那年梦想一双白球鞋，为实现小小愿望，整个夏天，刘建设孤独地拎着篮子，去城外东奔西走挖半夏，蒲公英，车前草，秋天去采金银花，晒干卖给药材收购站，好不容易凑齐了钱，却被当妈的她要去了，那个月家里钱用精光，打酱油都拿不出一个子儿。刘建设哭了一场。

她问儿子的爹：“建娃子你就不管了吗？”

董长水默默点燃廉价纸烟，一口一口，吸到天色苍茫，没有一句话。

当妈的呜呜哭了，连哭三个晚上，眼角哭得通红。

董长水说了话，“哭个球，老子交班，喊建娃子接老子的岗。”

当妈的在脸上抹了一把，又哭了，哭着问，“那以后进娃子咋个办？”

董长水说，“进娃还有几年嘛，初中读完，喊他读高中，高中读完再说。”

刘建设接了继父的班。董长水跟大儿子打了个调，扛着自制鱼竿和篾筐，去城外河里埋头抓鱼，若头天晚上下了雨，能在林子里捡到野生菌。抓鱼之外，董长水还找地方种了几丛金银花，收获馥郁花朵，晒干代替茶叶，省下买茶钱。

## 二

1983年，董进步读完高中，毕了业，成为

他家学历最高的人。那时候，他姐刘红霞从乡下返城已有四年，被安置在罐头厂工作，结了婚，生了儿子，算是苦尽甘来。他哥刘建设也谈了女朋友。他母亲上班的街道缝纫厂搬迁，升级为成衣厂，而他老汉董长水找了一份为啤酒厂看大门的临时活计，日常饮料渐由茶水转为散装啤酒。

董进步高中毕业数月之后，进入省第一建筑公司二大队，成为一名特种作业工，从学徒起步。头一年，学习电焊、气焊和切割，第二年，接触起重机械设备，学习装卸、检测起重机。公司有一台当时少见的履带式起重机，庞然大物，零部件复杂，不是什么人都会有机会学习操作并小心翼翼伺候它的，骄傲感膨胀于董进步心中。下班后，他把自己打扮得挺括漂亮，他买了件红衬衫，配上白裤子，走在街上引人注目。毕竟性格腼腆，不习惯被目光围追叮咬，白裤子收进箱底，交给无尽时光和回忆染黄。上衣呢，还是光夫衫文雅稳重，1982年热播的日剧《血疑》，让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扎根于他脑海，

山口百惠是他的梦，而光夫衫，则是他化身帅气迷人的三浦友和的冠冕堂皇的方式，实话说，他的模样，还真跟三浦友和有两分相像呢。

原先，他暗暗爱慕一个高中女同学，高考是一个分水岭，将他和那位一举考上大学的清秀怡人女生，划到了命运的两艘远洋轮上，让他咽下比高考落榜还重大的失落。谁都不知道，他十岁那年，就在心里种下了择取女性的标准，标杆是他小学一个女同学的母亲，一位形象端丽，吐气如兰，在文工团工作的阿姨。董进步去过她家，钩花白桌布，亮晶晶的玻璃花瓶，罩椅套的椅子，白瓷盘盛着洁净瓷杯，乳白印淡黄花纹的窗帘，令他如入仙境。阿姨取来饼干盒，以一片饼干招待他，而后拿起画报，静坐一边翻看，他嗅到了从嫩白手指、温婉笑容和圆润静谧的胸脯，散发出的迷醉气息。

他内心，对气度高雅的女生，有着说不出的迷恋，而他的生活指导者们，其中包括他爹妈，街坊大妈大嫂等等，都认为他找对象的标准，无非有正式工作，脾气好，勤快，长相耐看，

至于气质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他也羞于跟他们说，他想找个有气质的女子，何况，周边哪有气质女人呢？于是，他跟高中女同学戴英姿，有过一段浅尝辄止的交往。戴英姿在一家国营饮食店做开票员，那家店主卖包子稀粥带丝汤，兼卖各种小菜。他们的交往，是戴英姿主动，戴英姿先是约了一个女同学来找他，嘻嘻哈哈要他请看电影，而后顺理成章，逛马路。戴英姿五官小巧，性格活泼，头发烫成时髦的满头卷，喜欢《大众电影》杂志，对街上的服饰流行风有敏锐捕捉力，但头发和领口，隐约飘出淡淡包子味。董进步心思涣散，不确定自己是否甘愿一辈子嗅闻包子气味，而戴英姿对他的不太积极主动，越来越不满意。

“进步，请我看录像。”

录像厅正四面开花，密布于大街小巷，港台片、好莱坞盗版片和黄片的魅惑片名写于布告板上。深夜里，幽光闪烁的放映厅成为情侣天堂，总有搂搂抱抱的火辣男女。

“回家看电视嘛，《上海滩》多好看的。”

董进步双手插在裤袋里，摆出潇洒姿态。

“你为啥不想请我看录像？”戴英姿不依不饶。

“不是不想，等演完《上海滩》嘛。”

“等个铲铲，你咋这么绵哦。”

“女孩家，要文雅。”

“女孩家，要文雅。”戴英姿以气声模仿，暗示他是一个可厌的娘娘腔。他不是。一辆拉风扯眼球的摩托车，忽然蹿出，轰隆隆划过街面，逼得一辆飞奔的自行车一闪，差点撞到戴英姿身上，摩托车炫耀远去，自行车亦未停下，摇摆前行。戴英姿吓了一跳，脱口而出：“日你妈都在奔丧嗦。”

董进步心脏中枪。“日你妈”这种话，在粗鄙程度上算不得重量级，他听到过的粗话、烂话多了去了，却万万不该从一个大姑娘、准情人嘴里冒出。从此躲开戴英姿。在中学女同学中留下“装腔作势”、“不知自己几斤几两重”的恶评。

他老妈所在成衣厂并购重组，老妈因年纪

超过五十岁，没有签下用工合同，拿到一笔微薄补偿费，跟厂方脱离关系。紧接着他哥结婚，租房子，打制必要家具，采买生活用具，彩电冰箱不可少，喜糖瓜果须订购，老妈的补偿费差不多贴光。又添上家中可怜巴巴的积蓄，给新娘买了块手表，还打了一枚小巧金戒指，这是老汉董长水提议的。刘红霞结婚时，也得到一套说得过去的陪送。董长水身为两个异姓孩子的继父，即便算不得可圈可点，至少算得上仁至义尽。

这个时期，街坊邻居家纷纷有了彩电，董进步家里还是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。他的近期计划是，攒钱给家里买一台彩电，再买一组沙发。

次年他跨入英姿勃发的二十一岁，无师自通学会打手枪，感受到魂飞天外的乐趣。夜里早早上床，在客厅穿墙传来的电视声中，屏声静气，卖力让自己充盈、升腾、爆炸。一整天到这个时候，才算完美收场。而且，还必须想方设法，不弄脏床单。

气候宜人的十月，他跟随隔壁巷子住着的、在春熙路摆地摊卖吼货的朱胖娃，一块去参加舞会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舞会。文化宫旁一间教室大小的旧屋子，沿墙摆设一圈木椅，录音机播放抒情音乐，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和年轻人，优雅地滑着慢三，慢四，探戈，灯光暖黄，气氛梦幻。

他当看客，默默揣摩男士的舞蹈动作，激发不出邀请女伴的勇气。冒进的朱胖娃像只胖蝴蝶，左顾右盼，飞向一个漂亮女子，绅士样打出邀请手势，落空，再接再厉，转向另一位。脸皮厚是制胜法宝，而董进步在心里，参照朱胖娃的失败率，估算自己受挫的概率。

那次董进步一曲未跳，回家路上甘当朱胖娃的听众，听满面放光的胖娃描述怀抱女伴的感受，评点她们腰身的柔软度和胸脯的丰腴度。

半月后的周末，他和朱胖娃再赴舞会。依然当看客。不远处有一位文静女子，二十七八岁模样，蝙蝠袖薄线衫，及踝长裙，摇头拒绝一次次邀请，眼光却数度飘向他的方向。他猛

然心有所悟，所谓心有灵犀是也，起身向文静女子走去。

他们跳了一曲，他跳得不算太糟，尽管紧张得手心冒汗，胳膊僵硬。那女子似乎对他还满意，曲终对他微微一笑。他才注意到她不甚好看，近看没有远看耐看，不过，胸峰圆润高挺，韵味小桥流水。下一曲音乐响起，他以近水楼台的优势，再次向她伸出手去。

她说，“你的手可以往下一点。”

“啊？”

她说的是他的左手，他左手按在她背心，而不是按规范，搭在她腰间。

他触摸到一片充满弹性的丰美水土。

这一曲快到尾声时，他问，“下一曲可不可以还请你跳？”

她笑了，问，“你是大学生？”

他一下矮了半截，口气却是老练洒脱：“不是，我上班了。”

没感觉到她有藐视的意思，他舌头灵活起来，问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曲子完结，他伴她走回座位，过一会儿，双双滑入下一曲。他问，“你贵姓？”

女子笑曰，“我姓郭，你叫我郭姐吧。”

“我姓董。”他说。

郭姐说，“你为啥总跟我跳？”

“你跳得好。”

她确实跳得好，轻盈，优美，有韵律，犹如舒缓起伏的海洋波浪，而且，搂抱着是那么舒服。她回敬赞美，说他跳得也不错，董进步忙说，“不行不行，我是第一次下舞池。”

“是吗，”她说，“那你真是个跳舞的料。”

她校正了一下他的步幅和身体动作，指点他如何穿花，旋转，如何在快速旋转中掌握平衡，他开心起来，说，“我拜你为师吧。”

郭姐说，“你可以去买一盘舞蹈带子，跟着带子练一练，也可以去报个班，现在有人专门教交谊舞。你可以成为高手的。”

这话鼓励了他。之后他还真找到一个教交谊舞的学习班，上了几堂课。夜生活不再是打

手枪，而是在卧室里揣摩、练习各种难度动作，可惜屋子太小，难免跟家具磕磕碰碰。

朱胖娃到广州进货去了，董进步独自奔赴舞场。他和郭姐又一次跳了三支舞曲，郭姐赞他舞技长进神速。他们算是熟人了，配合愈发默契。朱胖娃从广州进货回来，忙着应付生意和打麻将，还是没空去跳舞，董进步继续独自访问舞场，遗憾，连续两次没遇到郭姐。

听说别的地方也在举办舞会，他找到地点，犹犹豫豫走进去，第一次跳得不太尽兴，第二次便如鱼得水。一个嘴唇涂得血红、举止泼辣的社会女青年，几乎缠住了他，董进步不敢再去那个舞场。

开春，总算又看到了郭姐，董进步如见到失散许久的亲人，快步上前招呼，“咋好久都不见你呢，忙啥去了？”

郭姐带他进入新的舞蹈场地：大学舞会。人更多，气氛更热烈，关键是，那里聚集的是令他仰视的大学生。周末的大学里，跳舞场地不止一处，礼堂、篮球场、工会小院和教室，

处处莺歌燕舞，他们每个场子都去转转。他俩不仅把每一次跳舞当作提升舞技的演练，到后来，还商量定做配套的舞蹈服，同心同德地，要成为一对炫目的舞者，舞会帝后，横扫舞场无对手的绝对赢家。

他对此相当入迷，觉得生活充满旋律、光芒和韵味。

六月，大学生们该预备考试了，而舞会并没有消减。就在这个月份的一个周末舞会上，他和郭姐的合舞，达到巅峰之境。当晚郭姐穿了一条新款白色大摆连衣裙，裙摆比一般大摆裙大得多，红色腰带，红色高跟鞋，华贵逼人，精致妆容与衣着呼应；他呢，事先按郭姐意见，穿了一身黑，黑色T恤，黑色贴身长裤。他俩一白一黑，一蓬松一紧致，吸睛效果极佳。他们先去工会小院跳，那里灯光效果好，缺点是人多场地小，转至大礼堂，人也多，但场地足够。或许是自信，也或许是感觉调至最佳刻度，他们不断跳出高难动作，连续旋转超过二十次，旋转中，郭姐的裙摆怒放如硕大牡丹，盛开如